

傅峰峰 著



—— 对一种
生存形式的思考

舍

——对一种生存形式的思考

傅峰峰 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舍：对一种生存形式的思考/傅峰峰著. -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0. 1

ISBN 7-80654-130-6

I. 舍… II. 傅… III. 生存-理论研究 IV. 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7369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旷昕 方映灵 封面设计：张树国

特约编辑：余永英 扉页设计：张幼农

责任技编：王颖

深圳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1.875

字数：220 千 印数：1-3500 册

定价：28.8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一：

关于“舍”

李公明

放在我案头上的这部《舍——对一种生存形式的思考》是一本十分奇特的书稿。我要给这部书写一篇序言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一次何等奇特的阅读与思考的体验。

我与这本书的作者傅峰峰君原不相识，两次见面倾谈之后，竟勾起了我的一番追思与感慨。傅君于70年代初高中毕业，跨入社会以后的生活际遇使他无缘进入大学高墙之内，然而他却一直沉溺在向往思想与学问的炼狱之中。我比他晚两年毕业，正是同代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在70年代初出版的一批外国哲学读物成了我们的人文启蒙读本，如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海涅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克尔的《宇宙之谜》等等。以我们那时的常识水平根本无力解读这些著作，但我们是被书中那个恢宏的世界、遥深的探索和高贵热情所彻底地感染了，正是这种未求甚解的阅读使人们种下了对思想的景仰之情。上海朋友朱学勤曾撰文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他谈的是六八一年一代的人。我辈晚生几年，但那种“民间思想村落”的生活毕竟还是体验到了。当我和傅君谈起那时大家都曾读过的书，那种在昏暗的灯光下彻夜长谈、在广州的大街上看大字报并激烈地与同伴辩论的情景又仿佛回到眼前。

自从我们走出了那个特定形态的“思想村落”，我们都不由自主地被不同的事物吸纳进去了。不管是重新建立的大学体

制，还是逐步明朗的市场经济空间，都不再是适宜于当年的思想者沉思的战场。然而，傅峰峰却在 20 年之后拿出了这样沉甸甸的一部书稿，我隐约地感到它里面浮动着一一种只有来自“民间思想村落”才会有那种气息，那种指点江山的书生意气。惊回首，能不忆当年！而在翻读这部书稿之后，更有一个问题使我沉思：那些“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如果在今天都一一在人海中浮现，言语之间恐怕只能是“却道天凉好个秋”？！尤其是在广州这样的地方，白鹅潭宽阔的江面上再也不会思想的灯笼在月夜里闪烁了。但为什么还会有人写出这样一部著作？而且这个人不是在荒郊野外荷戈呐喊的野鬼孤魂，他是有着自己的蒸蒸日上的事业的成功人士。在朱学勤兄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之说的启迪下，我想，大概没有比“思想史上的永动机患者”这个高尚而略带唐·吉诃德意味的概念更能回应那张“寻人启事”了。

《舍》这部书稿所展示的是关于一种可能的未来生命形态的构想，它表明了作者对人类发展前景的深切忧虑和一种殚思竭虑地寻求出路的真诚努力。不管我们是否赞同作者的观点，是否信服这个命名为“舍”的体系，我认为作者所作的许多探索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这是因为，它不仅从人类以往及现在的生存状态中指出了病态的问题、危机的征兆，而且力图在生命形态的最高层次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它并非仅仅是如罗马俱乐部报告那样的警世之言，也不是在高科技文明的汹涌大潮面前退缩到自然无为的时代，而是试图立足于最新、最高的科技文明的巅峰之上，寻求使生命获得更高的生存形态的可能性。

由于本书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现代科技的许多领域，书中对“舍”的论证和描述在许多情况下是依赖于各种自

然科学的专业概念的，对此我断没有置喙的资格。我只是作为少数有幸先睹为快的读者之一，从我所感兴趣的角度讨论几个问题。

第一，作者提出的“舍”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指包含了自然生命和社会属性的一种生命形式。本来，人就是这样一种生命形式，人有他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但是，作者认为迄今为止人类作为一种生命形式还不是生命的最好的存在形式，人的创造、人的专注性反而使人只是成为社会的一个零件，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生命：“使原为增进自然循环的生命形式却截断了自然进化的链节（引言）。”因此，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人能否创造一种如同生命的存在一样的生存形式——把人们整个的存在和现状包括在内的存在方式和要求，一个既是人的社会存在形式，也便是人的自然存在的终极形式？”（同上）作为思考的产物，作者构想出“舍”这个概念，它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形式的综合体，它既是自然的人化，又是人化的自然，是超越了物理意义的“宏观生命构造体”。这个综合体是“自养”的，它因阳光而生，它的生存消耗是自然循环中平衡的一环；这个综合体同时也解决着人的一切社会需要：欢乐、友情、梦幻等等。

在这里，先不谈“舍”的可能性问题，我想探究的是这种构想中的“生命存在形式”在学科分类中可能的主要归属问题。作者似乎在书中并没有明确论述这个问题，而在我看来，它是一个研究对象得以安身立命之所在。由于这个构想中的体系最突出地具有的是生命特征与社会特征，而且由于它首先关注的是关于发展过程的可能性与目的性，因此，我想把它首先纳入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的范畴不至于有太大的风险。

近30年来主要在美国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生物学以跨

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手段对于生命的起源、发展机制进行了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关于人的进化问题、精神的产生与发展等问题不再是从单一的维度去进行研究。E·O·威尔逊与 C·J·拉姆期登为解决精神起源问题而提出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theory of gene — culture coesolution）是社会生物学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它的重要价值在于把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大体地勾勒出来，从而为精神的进化找到它的物质基础。从本书中关于“舍”的种种描述、建构来看，或者更具体地从作者对思维的本质和形式的思考（第九章）来看，基本上是离不开以社会生物学的范畴为其主干。生物进化论是本书预设的逻辑前提，只不过它关心的不是过去之谜，而是未来之谜。

人类作为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它应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这种探索的合理性无庸怀疑。荷兰学者 C·A·冯·皮尔森认为，人获得影响和控制自身进化的机会越来越大了，而且，人愈是卷入进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能发展得愈快。“人实际上是何种存在物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他是怎样影响他自身及其社会的问题。”（《文化战略》P. 152）美国学者 L·托马斯也明确地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提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正方兴未艾，漫漫的进化路程几乎全部都还在前头（《观海窥天——现代生物学的启迪》P. 60~61）。因此，从社会生物学及其生物进化论的意义上看，本书所提出的人类未来的生命存在形式是一个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命题。

第二，本书关于未来人类生存形式的审美上的诗意（让人如同植物般生长……当绿叶覆盖时，大地又回复平静）与立足于高新科技、立足于人类社会跨国家、跨学科的联合技术攻关的设想，使我想起了经海德格尔的阐发而广为流传的、出自荷

尔德林的诗名《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以及叶秀山先生对这名话的诠释。

叶先生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三分法中，“制作的”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后人把它遗忘了。所谓人充满了“劳作”也就是说人通过劳作而获得了自由——因为“制作”（productive），就是指“自由的劳作”。而不管是“制作”还是“劳作”，技术是不可缺少的。技术不仅会是工具性的，而且可以是存在性的，或者说是“使存在”性的。因此，叶先生认为，《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就可以说是“人劳作地居住在大地上”，也就是“人技术性地居住在大地上”，最后就归结为人的自由的问题（参阅《读书》1995，10）。从诗意地居住到技术性地居住，其间的内在联系真是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在“舍”中，几乎包括了当代科技的一切领域：航天学、地理学、地质学、物候学、天文学、生物学、生态学、物理学、数学、心理学、社会学、医学、材料力学、海洋学、农业学、统计、博物学、电子学、能源学、以及教育学、伦理学等等，但人类编织的仍然是诗意的梦想，“人的复杂需求、社会的复杂互动，正是通过这种形式组合以求得一种对外的完美性和内在的完整性”（引言）。这种关于科技发展与人的生存状态的完美性的结合也正是海德格尔对于技术发展所抱有的另一种期望，他认为技术不仅产生危险，同时也会产生拯救：在“存在”的层次上进入“无蔽”的真实状态。

但另一方面，C·A·皮尔森对于技术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是从新的难题和新的结构的角度来论述的，他认为在技术不断完善化的同时，新的人的难题也会不断出现，而且会导致出现新的伦理结构（《文化战略》P. 206）。20世纪末以克隆技术为表征的人类科技水平已证实了写于20多年前的

这一论述的前瞻性。在“舍”的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作者也预见伦理难题的出现，讲座了如真、善、美等价值观念在“舍”体系中的存在与作用的问题。

技术地制造出一个自然的生命存在状态，同时它也是审美的状态，这种极度的完美是否会使它成为一个乌托邦？

第三，这个“舍”是否只是一个乌托邦，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所激励起来的对人类未来的向往和努力。

从书中看来，作者对于如何在技术上建造这个“舍”是做了大量预想的，甚至连一些色彩问题、气味问题都考虑到了。碧绿的外观如巨型仙人掌，类似屋架一样的支承结构综合运用了木质、珊瑚质的材料，还有藤茎与动物的韧带组织，它们构成一个高达十几米的内拱空间，里面会形成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广场，罩临其上的是透明的巨大穹顶，你会感到来自天幕的风雨直接飘落在你的身上……还有，当真的要行动起来了，作者马上考虑到政府的决策、科研的经费、全人口中参加实验的人数、人类如何分批转移进入“舍”中等等问题。作者并非在戏说“舍”，而是从各种专业的角度去构想实现“舍”的途径。比如，从开始就要设定几千万个参数，要为“舍”的建立选择合适的地点，其中谈到“舍”可以在各种不利的环境中生长，作者以充满专业自信的口吻谈到“单向的过滤的毛吸系统”、“单向的内反射膜”、“不冻结遗传基因”等等“舍”所具有的反应机制。甚至连某些具体的技术参数也已经给出来了，如“舍”的蓄水能力至少可达到种植了50年左右的人造森林的蓄水能力。

读到这里，人们有理由感到这是一个科幻乌托邦。然而，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乌托邦思想史的一种合理的延

续。从公元前 11 世纪的希伯来先知时期开始，人类就不断地以各种社会乌托邦的思想探求理想社会的形态。然而，从社会性乌托邦到生物——社会性乌托邦，这是认识上的一种飞跃。在以往所有乌托邦思想家中，只有傅立叶以其“本能说”探讨了人类本能与建立一种“自然”的生活的可能性（参看 J·O·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舍”构想的提出是令人感奋的，其真实性是从小于一个超越了技术可能性的层面上实现的。正如 P·蒂里希所说，“为什么乌托邦是真实的？因为它表现了人的本质、人生存的深层目的；它显示了人本质上所有的那种东西。每一个乌托邦都表现了人作为深层目的所具有的一切和作为一个人为了自己将来的实现而必须具有的一切”。他的一句鼓舞人心的结语是：“战胜乌托邦的，正是乌托邦的精神。”（《政治期望》）这也是我们在“舍”中所看到。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思想的演绎与学科规范以及可读性之间的问题。许多读者可能从一开始就被思维与表述的跳跃、断裂、自主等因素所吓退，而有些读者则会从学科规范的角度提出诘难。从我所接受的历史学专业训练的背景来说，我自然也会对类似的这种写作方式持有保留的态度。但是，作为一个也是从“民间思想部落”走出来的人，我深感形式不应该成为压抑思想的至高律令。当思想如游戏的冲动般冒出来的时候，当作者感到把某些规范暂时“悬搁”起来会更有利于思想的表达的时候，他的“不守家法”也就是自成家法了。毕竟，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思想者都先穿上一件学术规范的紧身衣，否则我们就有权剥夺他思考的权利。无论如何，我赞同契诃夫说的——好像也有很多人这样说过——“每一只狗都应该叫，就按上帝给它们的嗓子叫好了”。

1999 年 12 月 1 日于广州美术学院

序二：

世纪末的一本“奇书”

尹昌龙

说傅峰峰写的这本书是“奇书”，那是经过一个艰难的阅读之后，在依然如故的似懂非懂之间得出的印象。

如果想让阅读行为变得轻松愉快，那么你千万不要读这本书。在习惯了读通俗小说、白话故事、诗词选本之后，再来读这样的书，那是找罪受。并不是故作高深地要说这本书如何，如何，我只是想说，如果不对种种晦涩、纷乱、断裂的阅读有所准备的话，那么最好还是不要走入这样的书。

在写书、出书蔚然成风的时代，傅峰峰似乎并不想赶时髦。如果想赶时髦的话，恐怕他早已是高产作家了，他掏得起出书的钱，甚至也雇得起代笔的枪手，单就是那些滔滔不绝的想法与坎坷不平的经历，就足以让他在出手或不出手之间就有书文入帐了。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写得很累，也很苦，就是那些让人似懂非懂的方字，在他看来却重要得仿佛生命。他在这些文字中，几乎寄托了他所有的灵性和悟性，以及种种匪夷所思的让他的生命飞扬起来的一切。

我们难以见到这么纯粹的写作，就像难以见到这么晦涩的读物。他因为纯粹而晦涩，又因为晦涩而纯粹。这个过程被他反反复复地操作着，近乎自私和残忍。他的写作绝对有些“目中无人”，而不像常见的那种把读者装在心里。他的写作是对自己的观看，而对词语的呼唤仿佛是一种战斗。这是一种不可救药的自恋或自谑，而对生命的那份怜爱和对思想的那份珍

爱，从中油然而生。凡俗的世界被挡在文字之外，这是“纯粹”的代价，也是“晦涩”的选择。

他面对自己的写作，挑战了自己，更挑战了我们。在这种时候，几乎任何信心十足的阅读都成了准备不足的仓卒应战。他所做出的种种知识性跨越，每每让我们勉为其难。在哲学与文学之间，在生物学与社会学之间，在信息论与未来学之间，种种因为学科分类而制造出来的“鸿沟”在他的书中仿佛消失了。他的思想奔跑在一马平川之间，然后就有了世界和人之间合而为一的整体想象。

“舍”是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它相当简捷，然而又意味深长。总之，它让我们产生了一个本源性的联想，想到了承载万物的天地，以及温暖地呵护着我们身心的屋宇。它把我们带入到广大无边的“舍”之中，然而又以“舍”的想象接通了有限与无限。“舍”的巨大的包容性无所不在，然而又能亲切可人地环绕着我们。被割裂的一切又被重新连结起来，而被遮蔽的本性又自由地敞开了。

在意义一再被延宕又被限制，被藏匿又被追踪的写作中，艰辛的言说似乎仅仅是个智力问题。然而，书中那些关于混乱、破败和堕落的想象，似乎又在自我与时代、语词与社会之间不经意地制造出一种联系。我们在仿佛是“世纪末”的特定场景中，把这些我们不情愿看到的想象认定为“寓言”。而就在这个“寓言”里，我们被引领到早已设定好的“舍”中。这仿佛是一种预谋。而正是这种有预谋的关怀，使傅峰峰走向了我们，也使我们走出了满眼的尘俗。当然这一切可能是暂时的。

当傅峰峰又返回那种注视自己的写作中，而我们又陆续走回让我们可爱而又可怜的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也许才真的

舍

明白“孤独的人群”是什么含义。即使我们已经鱼贯而入傅峰峰为我们想出的“舍”，恐怕还是能从彼此的眼神中读出为我们所熟悉的那种陌生。

1999年9月于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

目 录

序一：关于“舍”	李公明 1
序二：世纪末的一本“奇书”	尹昌龙 8
引 言	1
第 一 章 需要和能量	10
第 二 章 规划研制	21
第 三 章 ‘舍’与环境的关系	32
第 四 章 ‘舍’内功能和设置	44
第 五 章 一个共生的世界	67
第 六 章 介质物及功能	80
第 七 章 仿真人	89
第 八 章 模拟与感受	96
第 九 章 创造思维的工程	113
第 十 章 ‘舍’的中枢	120
第 十 一 章 脑的设置	124
第 十 二 章 群脑和网络	130
第 十 三 章 群脑意识和权利	136
第 十 四 章 保护系统和禁忌	143
第 十 五 章 公器的利用	152
第 十 六 章 信息和信息问题	157
第 十 七 章 资料的编辑	172
第 十 八 章 信息包	190
第 十 九 章 适宜人生活的条件	200

目 录

第 二 十 章	介入器	209
第 二 十 一 章	人的介入生活	215
第 二 十 二 章	人性的感受	233
第 二 十 三 章	理想有关的精神生活	244
第 二 十 四 章	人的标准及多样性	265
第 二 十 五 章	制作费	274
第 二 十 六 章	进化的要义——创造	281
第 二 十 七 章	完整的体系——向性	300
第 二 十 八 章	制约的条件	318
第 二 十 九 章	价值的评估	328
第 三 十 章	可能发生的问题	340
后 记		353
参考书目		358

引 言

对生存形式的思考，就要对人的生存行为进行思考。从生存中，看看人的行为、目的差异与选择。思考，便是对生存形式的选择。然而，从什么角度去进行思考和选择呢？从社会制度的改良、从技术的改进、从生活方式、从群体存在的关系、环保、人的感受性等等都不是最根本的。人的生存行为的关系根本，就是人自身的包括自然的结构与生长的关系；在自然状态下人的生存与创造的能耗比关系上，即人的创造能否最终达至与生存消耗平衡，也就是能否人定胜天的问题；其次在于人的自然属性和非自然属性的社会存在关系中的本质意义上，即人的本质是否可以独立形式存在的问题；还有在人的自然质性中将以自然性存在或以某种抽象质性生存的发展问题，也就是人将以自然生物或是人造物存在的问题。最后就是生命的整体生存是否以自然循环的形式和发展的方向性问题。

对生存形式的思考，就先要证明人的存在的意义，就是人能否创造出比他的生存的消耗更节能的存在方式，这个结论就是人的自养存在。而人自养的关键应给人一个完全独立，甚至只依靠生的权利即获得的保证，而非靠他人对人做出的保证下生存和获得，任何形式的保证均要发生人与关系对象的消耗，这个保证便是一个技术计划。有了这个基础上，人就可以以完全的自然的人性而生存，而未必要变成机械而存在，或者以人的质性——思维存在的方式存在。最后，我们便可以说，在宇宙中，生命的形式便是最好的存在形式，其他形式的存在必然以生命的结构存在，并使之作为展现生命的广泛的空间。

这里不对因自然发展分割出的诸多问题进行分析，而只把这种可能存在形式——结束等待形式而为自己选择出路——以直观地展开，犹如打开一本内容纷杂的书籍，翻出一间森林小屋，里面折纸片般，把人类的事情，包括对生存所涉的问题、问题的元素缩在小屋之内，一层一层地打开，发现所有的故事都以小屋及森林环境作条件，却以某种原构造、一种新的方式重置了这一切，因而发现了全新的人生，全新的生存形式。

如何重建的呢？人是以生命形式生存，却以创造非生命的物质而存在，人的专注性——表现为社会上的专长，在追求效率的时代，使人日益成为社会行为中的一个零件，而非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生命，使原为增进自然循环的生命形式却截断了自然进化的链节。人能否创造一种如同生命的存在一样的生存形式——把人们整个的存在和现状包括在内的存在方式和要求，一个既是人的社会存在形式，也便是人的自然存在的终极形式？人随着手段的增强，却更多地依附了对矿物、有机物和在机械运作下的生存。把森林砍伐了，手伸得很长，将高岭土变成青花瓷碗、石油成了塑料花，以各种方式粘贴和重构一个完全人化的环境，以非自然的方式获取某种专注的满足。人已经不能独自在小屋里生存了，抛离了与自然的均衡状态，人就只能以一种卡通的自然，一种不得不依靠寄生去支持生存。

当人——如尼采所说——成为地球这层皮上的病时，其病就不仅侵蚀自己，更伤及人的未来，伤及自己寻求出路的自解并因此成为其他生命存在的病灶，使世界继续自沉。然而，人只能靠自己医治自己，救自己同时救自己的存在。

如果理性是一种正向力量，必能创造一种形式，使人因此而再生，社会因人的创造而再生，世界因循环而获得再生。发展的列车会载着这里的一切，向着远方的期望而去。人会找到